

天津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系列之二

| 天 | 津 | 考 | 古 |

(二)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天津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系列之二

天 津 考 古

(二)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集中收录了近些年天津地区的墓葬发掘资料,年代上至唐代,下至明清,尤以明清墓居多,客观反映了天津地区的人文历史。本书集科学性和研究性于一体,对于研究天津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文博等方面研究人员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考古.2 /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
(天津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系列)

ISBN 978-7-03-036804-1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考古工作—天津市 IV. ①K87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7806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王光明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2 插页:23

字数:547 000

定价:2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策 划 田 敏

主 编 梅鹏云

副主编 盛立双 姜佰国

编 委 赵 晨 张俊生 刘 健 相 军

甘才超 戴 滨 张 瑞

编 务 赵 晨 相 军

序 言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天津考古》(一)、(二)两本书终于要交付出版了,这是天津考古继1996年编纂《天津考古四十年资料汇编(1956~1996)》之后的又两本考古报告合集。所不同的是,《天津考古四十年资料汇编(1956~1996)》是将1996年以前已经发表在《考古》、《文物》等期刊的零散考古报告、简报以及《中国考古学年鉴》历年中有关天津考古的报道,由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重新辑录而成的一本合集,是1956年张贵庄战国墓发掘以来至1996年天津以往考古成果的一个缩影。此次交付出版的《天津考古》(一)、(二)主要辑录了2000年以后的天津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自2002年成立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从中可以窥见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的天津考古工作基本概况,也算是对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的一个纪念。

天津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考古学文化面貌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天津的考古材料一直较为学界关注。近两年来,单位努力采取措施,着手推进天津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一方面建立了蓟县考古科研基地,为考古资料的整理提供场地;另一方面提供技术、资金、人力支持,提高整理报告的积极性。目前,在岗的考古人员基本上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年轻人员,成为了天津考古的主力,他们手中积累了一些考古材料,需要加强整理,而因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立即解决暂有一定难度,鉴于此,单位采取了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的工作思路,先期对一些材料零碎且整理难度不大的考古材料进行整理,由单位辑录成册出版。这些材料虽然零碎,但都是天津考古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主要目的是为了不再形成新的积压问题,同时也锻炼年轻同志的资料整理能力和考古报告编写能力,此次辑录的篇幅大部分就是年轻同志整理撰写的,这样也解决了零碎考古材料发表难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大家考古资料整理的积极性。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单位也将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说到此,应该提一下老同志梁宝玲,虽已退休多年,但听到单位要出版考古报告合集,主动提出将自己经手的退休时未来得及整理的考古材料整理后加入其中,此次收录的就有她整理撰写的8篇报告和简报,都是该同志在家挤时间整理和撰写的。特别是,现今的稿件都要求电子化,她硬是一字一字凭借毅力将近十万左右字的文稿敲进了电脑,并按时交稿,这也算是一个考古人的责任吧!

2002年5月,天津市在河东区大直沽的天妃宫遗址建成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天津考古力量,将原属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部剥离出来,组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赋予其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评估、修复和考古发掘以及为市政府有关文化遗产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职能,加挂牌子于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进行管理。近十年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市文物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积极做好以基本建设为主的田野考古工作,配合开展了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铁、南水北调、京津高速公路等数十项

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发掘保护了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存；参与了一批重要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的文物评估和论证；开展了蓟县西大佛寺辽代塔基及北辰区北运河张湾明代沉船等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展开了天津旧石器考古调查、盘山千像寺石刻造像群考古调查、明清皇家陵寝考古调查等专项调查以及天津明清人骨研究等自主课题项目；完成了长城资源天津段调查、京杭大运河天津段等国家主导的专项考古调查工作；作为主要力量参与了天津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指导各涉农区县开展地下文物普查工作。在做好陆地文物考古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文化遗产保护新领域，组织开展了天津水下文物普查和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基本掌握了天津水下文化遗产状况；启动了天妃宫遗址本体保护、大安宅出土汉代木井圈保护、北运河张湾出土明代沉船保护等文物保护项目；每年利用文化遗产日结合考古发现开展公众考古，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这些业务的拓展，拓宽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的空间和视野。今后我们将以此两本书为起点，以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为重点，将我中心在天津地区文物考古等方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陆续整理出版，以飨学界同仁和读者。

梅鹏云

2012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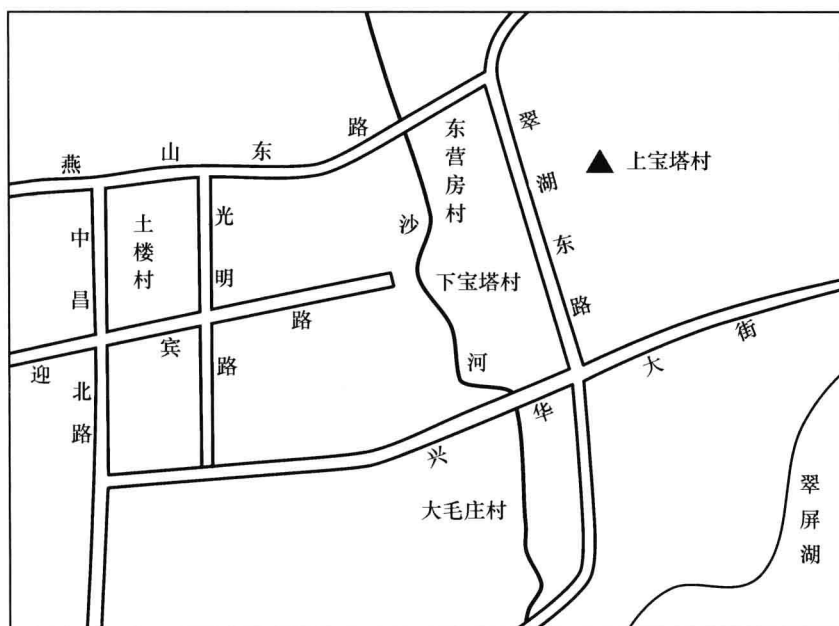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言	梅鹏云 (i)
蓟县上宝塔唐墓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 蓟 县 文 物 保 管 所
蓟县汭溜镇五里庄辽墓的发掘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8)
宝坻区辛务屯元、明、清代墓地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8) 宝 坻 区 文 化 馆
蓟县东营房金代窑址及明清墓地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41) 蓟 县 文 物 保 管 所
蓟县龙庭庄园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1) 蓟 县 文 物 保 管 所
蓟县小毛庄明清墓地 2009 年度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76)
东丽区朱庄村墓葬的发掘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31) 东 丽 区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局
东丽区牧场新村墓葬的发掘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38) 东 丽 区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局
蓟县上宝塔明清墓地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44) 蓟 县 文 物 保 管 所
蓟县上宝塔清代墓地发掘报告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70) 蓟 县 文 物 保 管 所

蓟县上宝塔唐墓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蓟县文物保管所

上宝塔墓地位于蓟县城关镇东北上宝塔村西，翠湖东路东侧的台地上，东南距离翠屏湖 2 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图一）。因建设工程需要，2007 年 12 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施工区域内进行考古勘探及发掘，共清理唐代墓葬 1 座、清代墓葬 119 座，现将唐代墓葬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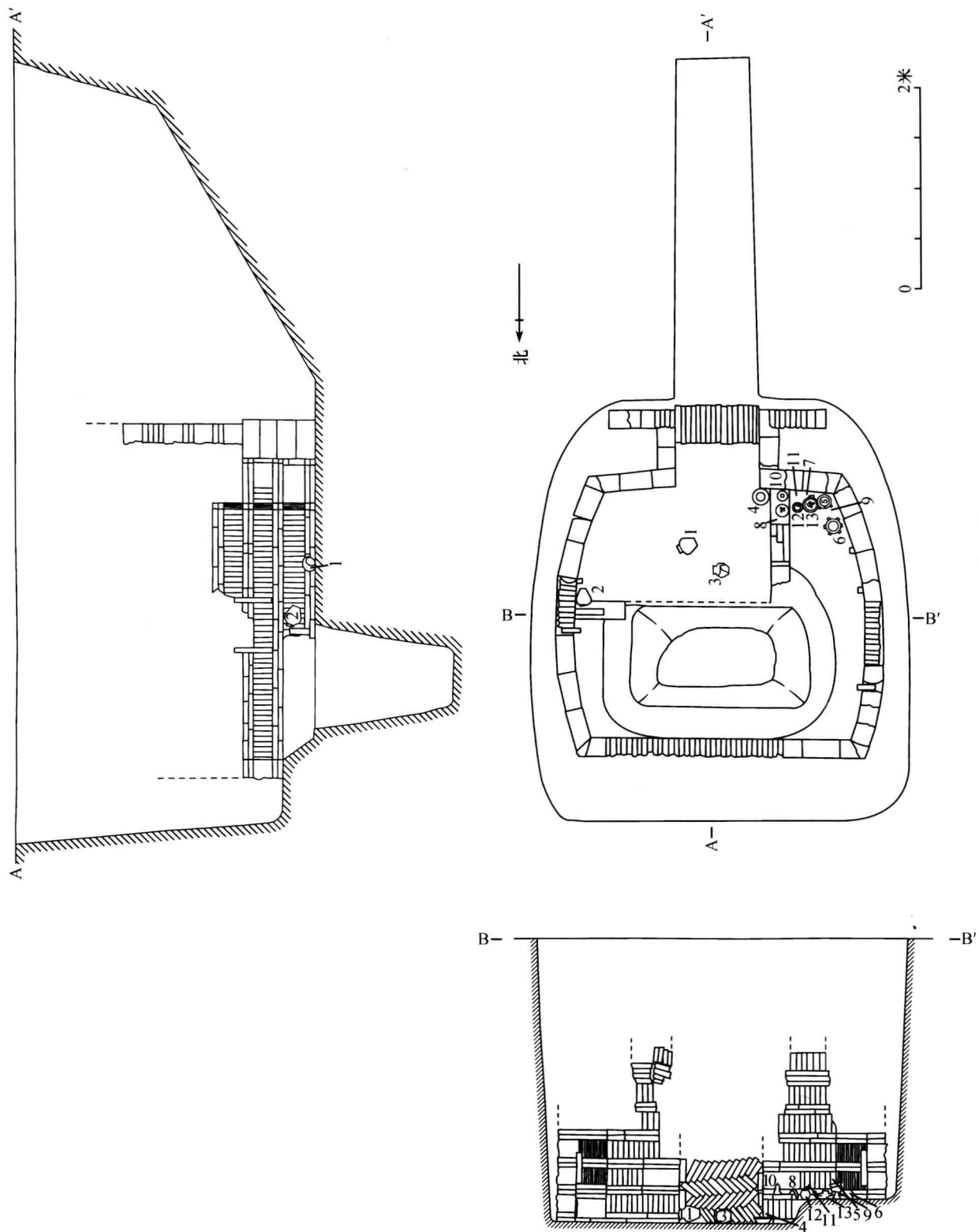


图一 蓟县上宝塔唐墓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

墓葬位于发掘区Ⅲ区东部，编号 07JSM339（以下简称 M339），单室砖墓，全长 7.4 米，方向 180°，由墓道、墓门及墓室构成。上部破坏严重，墓顶形制已无法判断（图二；图版一，1）。

墓道 斜坡状，整体近长方形，长 3.4 米，连接墓门处较宽，约 0.8 米，逐渐收至 0.7 米。分为三段：第一段与墓门相连，长 0.42 米，基本水平；中段，长 2.64 米，坡度为 29°；末段长 0.34 米，坡度约为 74°。墓道地表平整坚实，应经过拍打或夯碾，两壁修整平齐，未发现铺地砖及砌砖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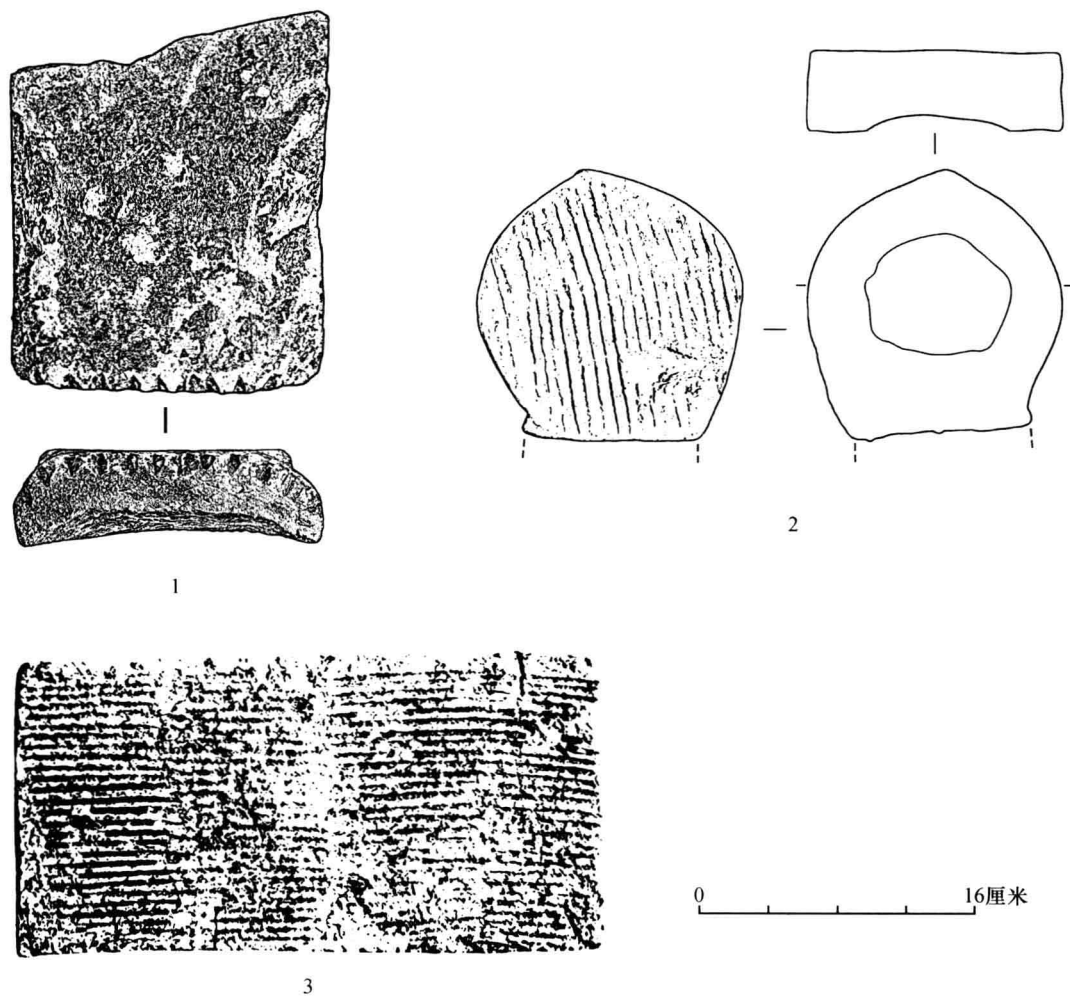


图二 M339 平、剖面图

1. 陶甗 2. 陶甗 3. 陶甗 4. 陶甗 5. 陶甗 6. 陶甗 7. 陶甗 8. 陶甗 9. 陶甗 10. 陶甗 11. 陶甗 12. 陶甗 13. 陶甗

墓门 砖砌，位于墓室南部正中。宽 0.8 米，上部破坏较严重，残高 1.8 米。与墓道连接处有封门砖，采用“人”字形垒砌，残高 0.7 米。

墓室 圆角方形，北壁长 2.8、南壁长 2.4 米，东西壁呈弧形，长 2.65 米。地面未铺砖。棺床近“刀把”形，位于墓室西、北部，高出地面约 0.3 米，局部残存砖砌边框。北部棺床正中有一圆角长方形锥状坑，内填碎砖，推测为墓葬排水系统。未发现葬具及人骨。墓壁采用“两平一竖”的方法垒砌，墓室东、西壁影作门窗结构，即用单砖突出墓壁以表现门框及窗框。出土器物有个别散落于墓室地面，其余均集中摆放于棺床西南部。另外在清理填土时还发现 3 块砖雕构件，均残。其中 2 件为砖雕花边板瓦，将整砖的一侧磨成弧形，再将外沿雕出凹凸状花边，另一侧不做处理，根据其形制推测应为用在墓门门楼处的板瓦（图三，1）。另一件为灯台，作桃形，中心挖出圆形凹陷，用以承托灯碗，可推断墓壁处应有影作灯檠（图三，2）。墓砖规格一致，长 34、宽 17、厚 5.5 厘米，均为单面细绳纹，每砖有绳纹 26~28 条（图三，3）。



图三 出土器物及墓砖

1. 砖雕花边板瓦 2. 砖雕灯台 3. 墓砖拓片

墓葬的营造程序为：先依墓室大小于地表下挖出方形土圻及墓道，同时在西、北部留出生土二层台作棺床，二层台北高南低作斜坡状，于棺床正中造排水设施。然后用青砖沿土圻边缘垒砌墓室，包砌棺床南侧边缘，同时用土将棺床垫平。

二、随葬器物

该墓葬出土器物均为泥质灰陶，其中陶器 13 件、陶器残片 2 件。

陶壶 2 件。M339:1、M339:2，形制基本相同。侈口，圆唇，束颈，溜肩，上腹外鼓，下腹斜收，平底。肩腹部有数道凹弦纹。M339:1，口径 11.2、底径 8.8、高 23.8 厘米（图四，1；图版一，2）。M339:2，口径 10.8、底径 8.7、高 23 厘米（图四，2）。

陶罐 1 件。M339:3，侈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口径 10.7、底径 6.9、高 12 厘米（图四，3；图版一，4）。

陶盆 2 件。M339:4，敞口，卷沿，弧腹，平底。口径 16.8、底径 8.8、高 7.2 厘米（图四，7；图版一，5）。M339:5，敞口，折沿，弧腹，平底。口径 12.3、底径 6、高 5.5 厘米（图四，5；图版一，6）。

六釜锅 1 件。M339:6，敛口，圆唇，斜肩，颈肩及肩腹部有明显折棱，下腹斜收，平底，肩腹转折处一周有 6 个长方形釜手。口径 7.8、底径 6.4、高 8.2 厘米（图四，6；图版二，1）。

六足盆 1 件。M339:7，敞口，折沿，斜腹，平底，中腹部出六足，其中一足已残。口径 15.6、底径 11、通高 5.2 厘米（图四，8；图版二，5）。

熨斗 1 件。M339:8，宽折沿，内沿饰两周凹弦纹，直腹，平底，一字直柄。口内径 7.8、底径 8.2、通高 11.8、柄部长 13 厘米（图四，4；图版一，3）。

三足炉 1 件。M339:9，侈口，圆唇，腹部微鼓，下腹弧收，平底，下腹部有三足，截面为椭圆形，肩腹部有前后对称方形孔。口径 9.2、底径 6、通高 13 厘米（图五，1；图版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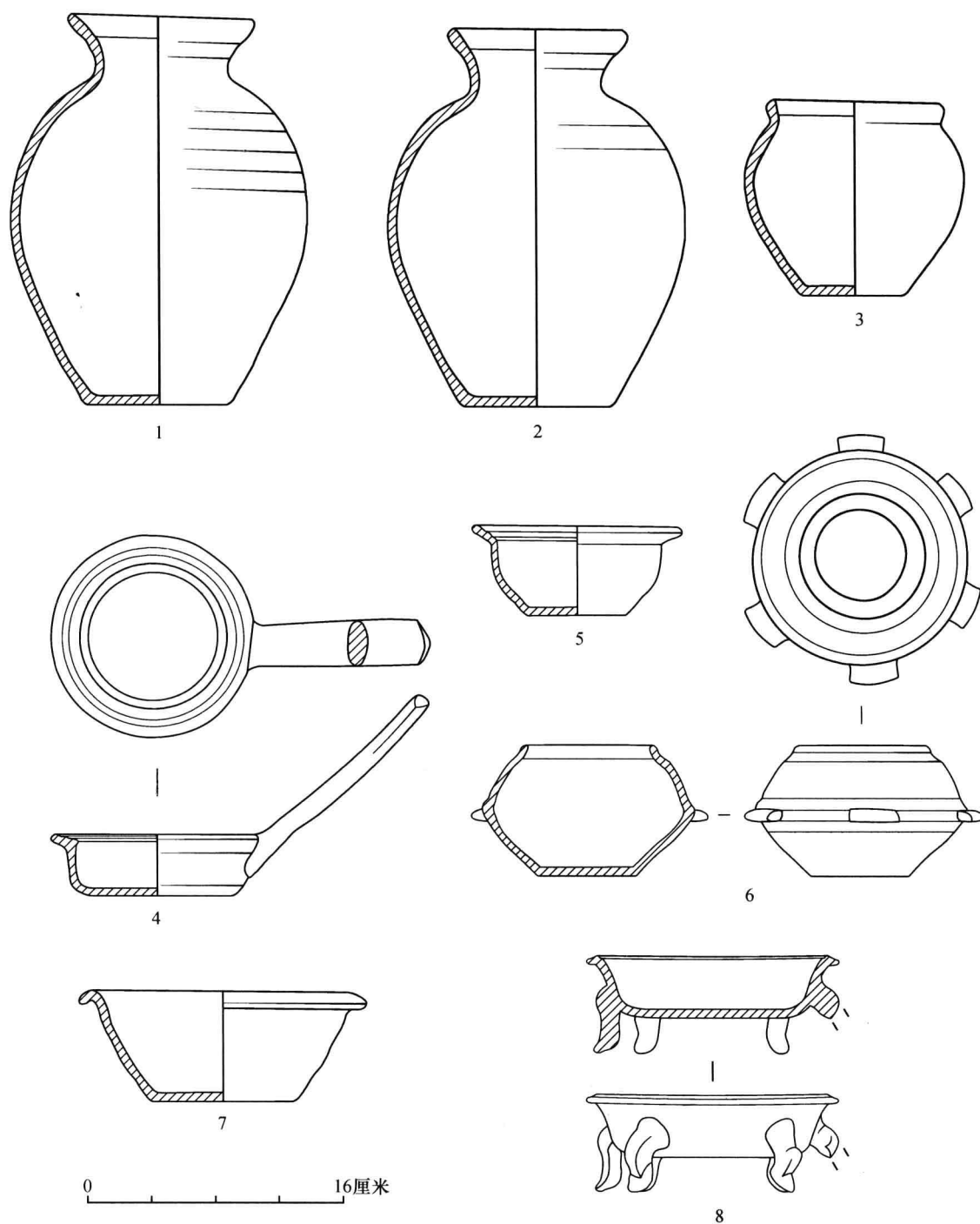
器盖 1 件。M339:10，尖顶，整体作“葫芦”状。高 9.7、最大径 11.2 厘米（图五，2；图版二，3）。

陶杵 1 件。M339:11，亚腰形，器体不规则，截面近三角形。长 10.4 厘米（图五，3；图版二，4）。

陶臼 1 件。M339:12，敛口，肩颈转折明显，溜肩，鼓腹，圈足。口径 4.9、高 8.2 厘米（图五，4；图版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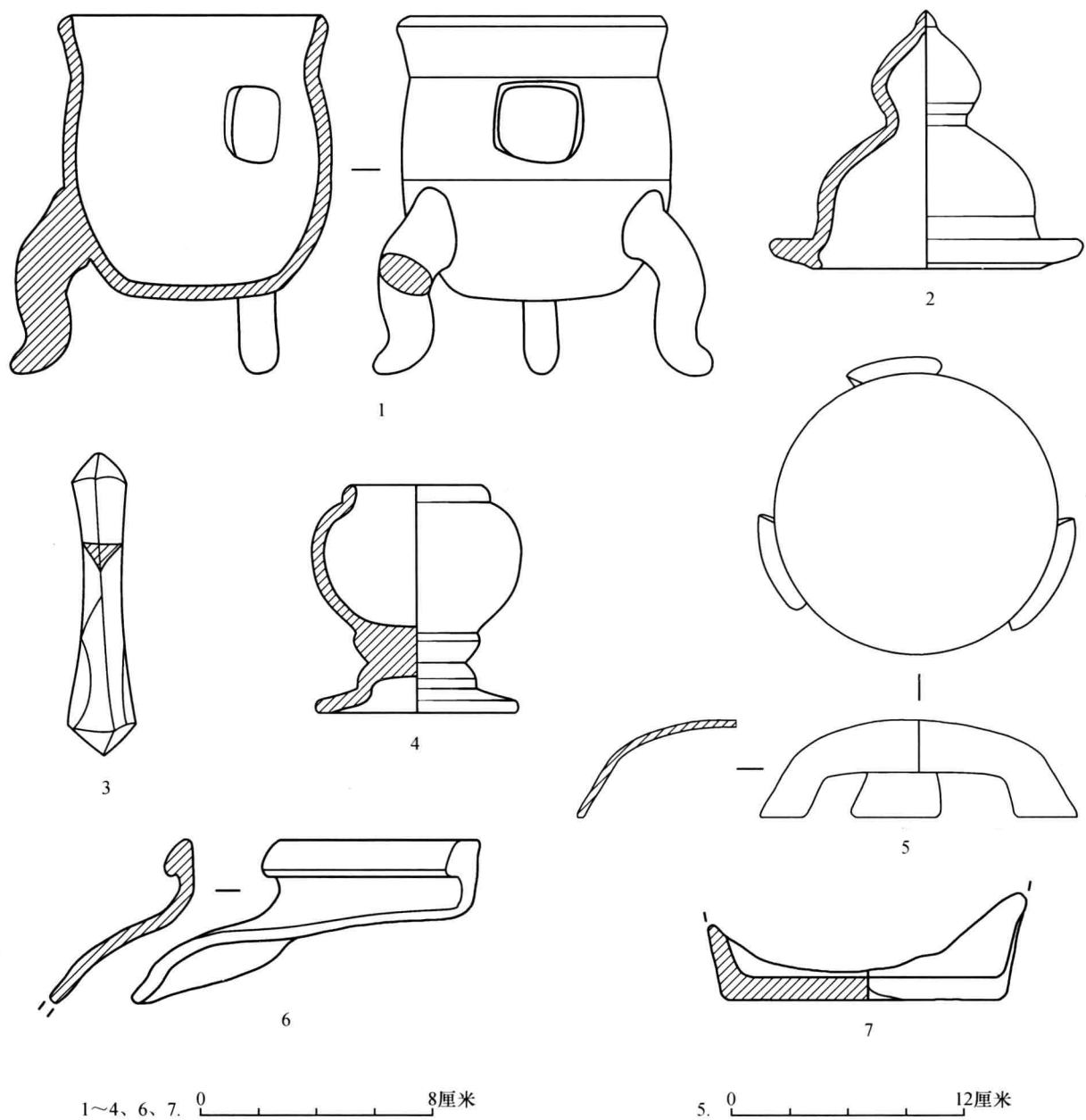
釜子 1 件。M339:13，圆形弧面，三方足。通高 5.5、最大径 10.8 厘米（图五，5；图版二，6）。

残片 2 件。M339:14，陶器口沿（图五，6）。M339:15，陶器底部（图六，7）。



图四 出土陶器

1、2. 壶 (M339:1、M339:2) 3. 罐 (M339:3) 4. 熨斗 (M339:8) 5、7. 盆 (M339:5、M339:4) 6. 六
 锅 (M339:6) 8. 六足盆 (M339:7)



图五 出土陶器

1. 三足炉 (M339:9) 2. 器盖 (M339:10) 3. 杵 (M339:11) 4. 白 (M339:12) 5. 釜 (M339:13)
6、7. 残片 (M339:14、M339:15)

三、小 结

M339 破坏较为严重,且无明确纪年文字资料出土。但从墓葬形制来看,墓室呈圆角弧边方形,西、北部设“刀把”形棺床,墓门开于墓壁正中,影作木结构等,在北方地区较为流行,相似的墓葬形制亦见于北京昌平唐墓^[1]、天津白马泉晚唐墓^[2]。出土随葬品均为泥质灰陶

器，其中六耳釜锅、器盖、釜子、六足盆在唐山陡河水库唐墓^[3]及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 M1^[4]也有出土。由此可初步推断该墓年代为唐代晚期。天津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唐代墓葬数量不多，此次上宝塔唐代墓葬的发现，为天津地区唐墓的分期及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领队：盛立双

发掘：盛立双 戴 滨

绘图：戴 滨

照相：刘 健

执笔：戴 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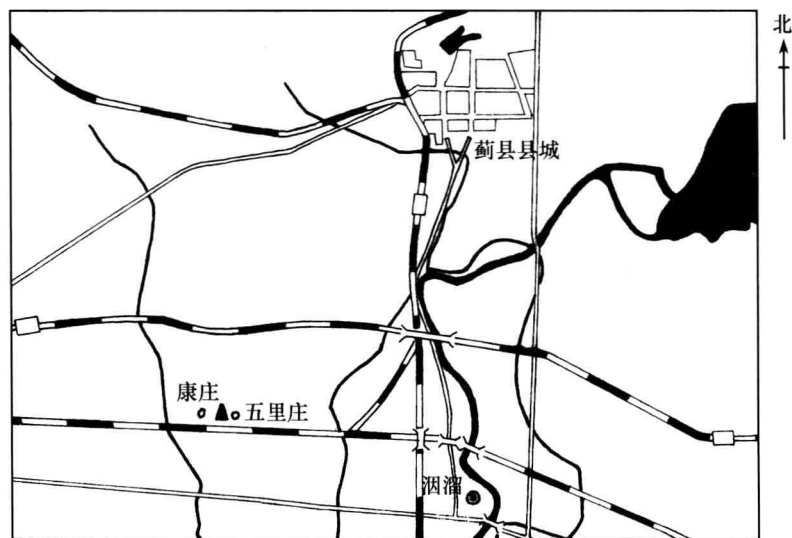
注 释

- [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年第6期。
- [2] 天津历史博物馆考古队、蓟县文物保管所：《天津蓟县白马泉晚唐墓》，《文物春秋》1996年第4期。
- [3]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金、元、明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 [4] 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考古》1991年第5期。

蓟县涇溜镇五里庄辽墓的发掘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五里庄村位于蓟县涇溜镇西北方向约 2.5 公里处，辽代墓葬分布在五里庄村西一条古河道以东，总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图一）。这里原是一处高出周围 3~5 米的高岗地，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取土的地点，曾多次发现圆形砖穴和陶、瓷器及铜钱。2001 年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对津蓟高速公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取土坑周围发现了已被破坏殆尽的墓葬，于 4 月 17 日~5 月 3 日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邸明、梁宝玲、刘健、王玉平。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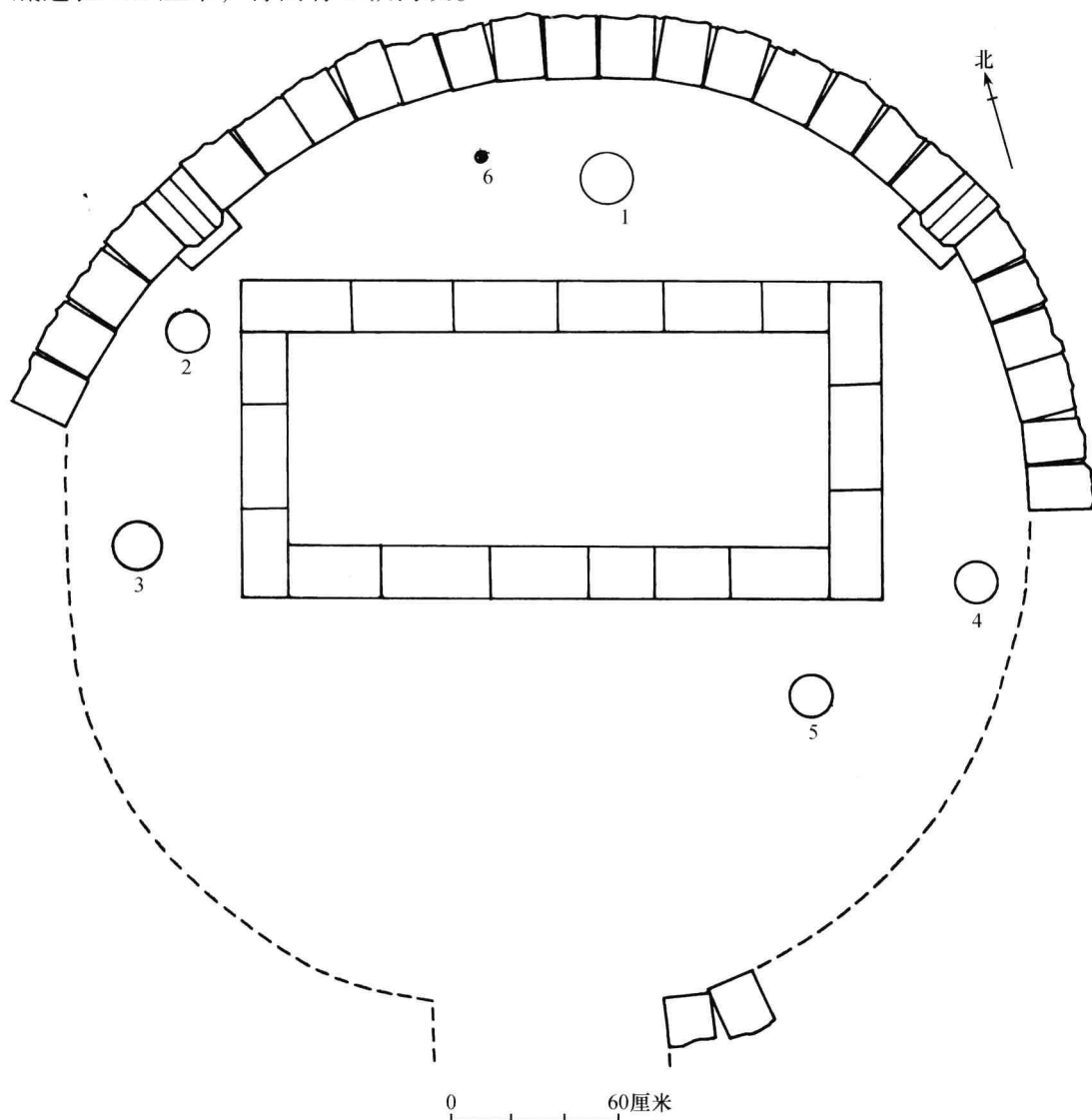
图一 蓟县五里庄辽代墓地位置示意图

一、遗迹

共清理了墓葬 5 座，发掘前均呈孤岛状凸出于周围地表约 1 米。有砖室墓 4 座，其中 3 座单室墓（M1~M3），较集中地分布在取土坑北部，各墓相距约 4 米；1 座有耳室的墓（M4），坐落在 3 座单室墓的东南方向约 50 米处。土坑竖穴墓 1 座（M5），M5 被 M1 叠压和打破。

M1 位于 M2 和 M3 之间略偏北处，墓室平面圆形，东西宽 4、南北残长 3.7、墓壁残高 0.2~0.34 米，用残半沟纹砖整头朝里破头向外铺黄泥垒砌。墓室未见铺地砖。墓室北壁转角处残存两个用青砖磨制的仿木结构假柱，均凸出于室壁约 5 厘米，假柱下用砖础。甬道和墓门位于墓室南部，墓门宽 0.9 米，南偏西 21°。甬道和墓道均毁。室内北部横置长方形砖砌尸床，已倾斜或塌落。尸床长 2.36、宽 1.2、高 0.3 米，与北、西、东三壁之间均有一定距离。尸床

周围随葬陶罐 3 件（均不能复原）、陶盏 1 件、瓷碗 1 件、铜钱 12 枚。年代最晚的铜钱是北宋祥符通宝（图二）。尸床使用的沟纹砖长 34、宽 16.5、厚 0.45 米，沟纹有 7 纵或 9 纵之别，沟纹有直、有斜，还有被分成三段的斜向绳纹状沟纹。M1 发现了楔形砖，厚 5、直边残长 19.5、斜边残长 13 厘米，上绘黑色墨带。填土中发现了砖斗拱，还发现了等腰三角形砖，两斜边长 6.5、底边长 4.5 厘米，背面有 7 纵沟纹。



图二 M1 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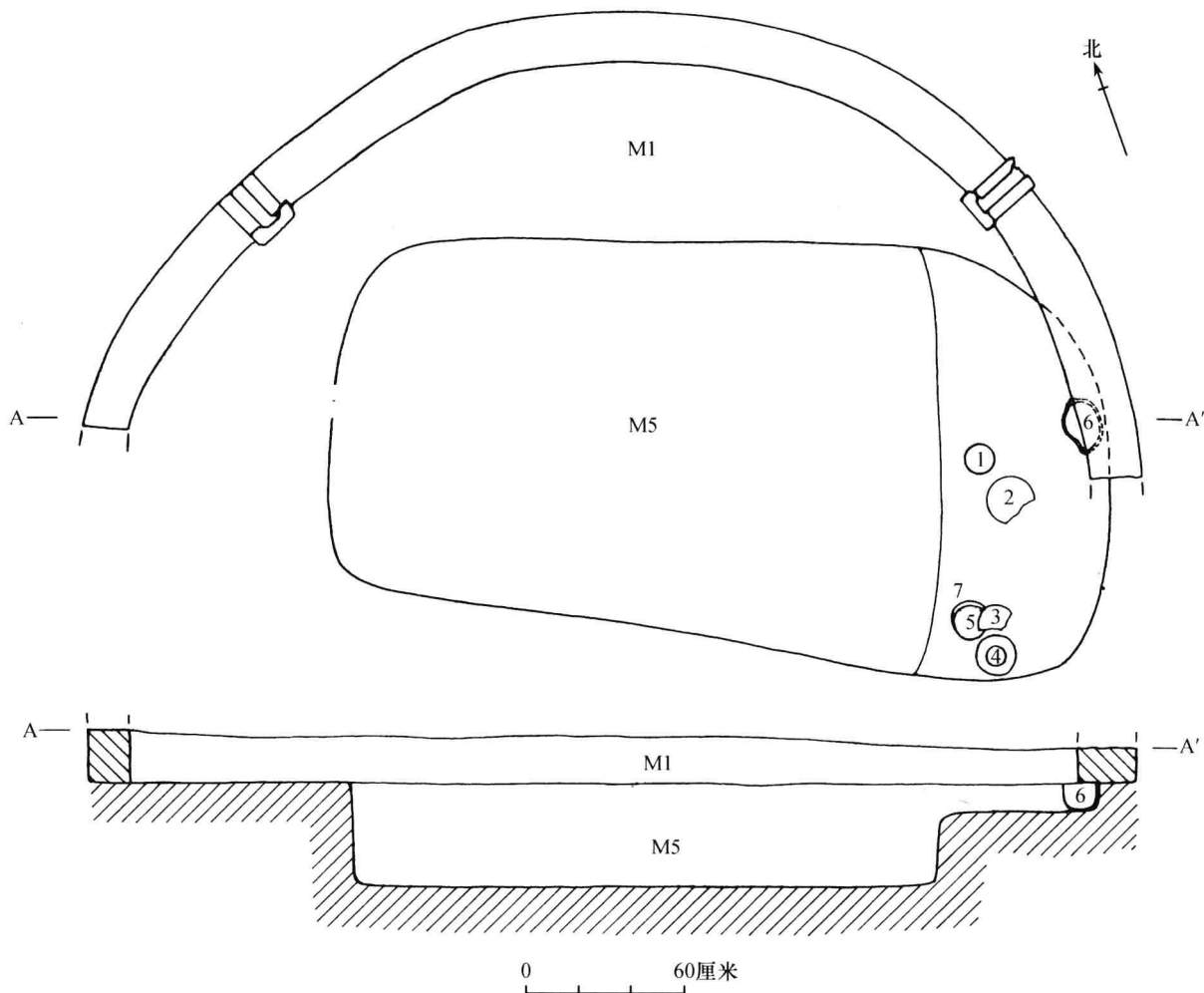
1. 瓷碗 2. 陶盏 3~5. 陶罐 6. 铜钱

M2 只存封门砖和墓室铺砖。墓室平面形状近圆形，南北残长 5.4、东西残宽 4.1 米。门道在南壁，方向南偏西 20°。墓室北半部地面铺砖保存较好，南北向顺向平铺长砖，两排与两排铺砖之间的砖缝相错。墓门用方砖封堵，方砖规格 32 厘米 × 32 厘米 × 8 厘米。墓室北部发现随葬的陶器和被火烧过的人骨。陶器有执壶、鼓腹罐、器盖、敞口钵、花口小盏、淘米盆、盘、陶剪。M2 墓室多用素面灰砖砌成，砖长 39.2、宽 19、厚 6 厘米。在墓室铺地砖上发现一块立砖的侧边阴刻两条横向沟纹，沟纹两侧绘红色三角形图案。

M3 墓室平面近圆形,东西面阔3.4、南北进深约3米。门道在南壁中间,约宽0.9米,门道方向南偏西25°。墓室内未见铺地砖。室内北部砖砌尸床已残。室内西南部随葬有浅腹筒形罐4件、鼓腹罐1件,东南部随葬一串(42枚)铜钱。在尸床附近发现一块被火烧过的头盖骨。墓室皆用素面灰砖垒砌,砖长37.5、宽18、厚5厘米。出土的铜钱中,除少量的唐钱和五代十国钱外,多是北宋铜钱,年代最晚的铜钱是北宋熙宁元宝。

M4 残存西耳室和主室一隅。从现存遗迹判断,主室近圆形,南北残径2.24米。墓向与上述单室墓基本一致。西耳室保存较好,平面近圆形,直径1.5~1.6米。室壁残高0.7米,用一层卧砖和三层平砖反复砌置。耳室西半部有一半圆形尸床,尸床西贴西壁,在南、北两壁之间砌一砖墙。耳室内东南角有深腹筒形罐5件,东北角和门道北侧各置1件鼓腹罐。墓壁用素面灰砖,砖长38.2、宽18、厚5.7厘米。耳室尸床用褐色素面砖,砖长4、宽18.8、厚4.7厘米。

M5 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长2.9、宽1.2~1.48、深0.15~0.4米。下挖0.15米后,在竖穴东部发现了东西长0.6、南北宽1.55、高0.15米的生土二层台。台上放置有陶器6件、漆器1件。陶器有盘、三足器、穿孔器座、盏。二层台以西的墓室近长方形,深0.4米,直壁,平底。M5方向东偏南27°(图三)。



图三 M5、M1 平、剖面图

1. 陶盏 2、3、7. 陶盘 4. 陶穿孔器座 5. 陶三足器 6. 漆器